

■文 | 唐骋华

## 墓碑上的排序

如果探访过卡佛墓，对他的“诗人”身份会有更直观的理解。

1988年，刚刚年过五旬的卡佛因肺癌逝世，葬入美国安吉拉港的“海景墓园”。该墓园设在悬崖上，面对富卡海峡，一派太平洋西北岸风光。卡佛墓由三块花岗岩组成，中间那块镶嵌着卡佛与第二任妻子苔丝·加拉格尔的合影，左右两块墓碑上则分别镌刻着两首诗，即诗集中的《最后的碎片》和《赚了》。最显眼的是墓志铭——

雷蒙德·卡佛

1938年5月25日—1988年8月2日

诗人、短篇小说家、散文家。

“卡佛以短篇小说扬名，但从内心讲他最看重的是诗歌，想当一名诗人。”卡佛诗集译者舒丹丹说。1983年接受美国著名文学杂志《巴黎评论》专访时卡佛表示：“读杂志时我总是先读诗歌，然后再读小说。”1968年的《在克拉马斯河附近》、1970年的《冬夜失眠症》是卡佛最早出版的两本书，而它们都是诗集。直到1976年推出短篇小说集《请你安静些，好吗？》的同时，他还有本诗集《鲑鱼夜溯》面世。

由于《请你安静些，好吗？》带来了极佳声誉，被提名美国国家图书奖，卡佛面临选择：是继续写诗歌，还是投入到短篇小说的创作？

彼时卡佛年近三十，已经是两个青春期少年的父亲，压力很大。为养家糊口，他不得不干着一个接一个的“狗屁工作”，锯木厂、看门人、送货员、清洁工样样都来。第一任妻子玛丽安则当过女招待、推销员。两人“累得吐了血”，生活却未见改善——卡佛酗酒，还破过一次产。多年以后回忆起这段灰暗的日子，他感叹：“要把牛奶和食物放在餐桌上，要交房租，我只能选择放弃写作。”

现在，1976年，机遇来了。尽管仍要做选择，那也是“写什么”，而非“写不写”，后者最令卡佛痛苦。答案是明摆着的，坚持写诗注定坐冷板凳，写小说至少有了好的起点。卡佛很坦诚：“我选择了小说，对我来说这是正确的。”

## 从诗歌开始，到诗歌结束

随着《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》《大教堂》等短篇小说集的出版，卡佛获得了越来越多读者的喜爱。有一段评论精辟地指出：“卡佛小说中的人物来自美国中部，他们在工作、爱情，以及被社会认同等方面随时受到威胁。他们常在现实生活面前束手无策，个人感受被裸露无遗，心理扭曲，对生活充满困惑。”而这些容易引起普通人的共鸣。

小说给卡佛带来了名声、信心和报酬（买了辆奔驰），不过他并没有放弃写诗。他曾对《巴黎评论》说，如果长时间没写诗会感到紧张，怀疑自己还算不算诗人，是不是再也写不出诗了？“通常这时我会坐下来，努力去写几首诗。”他觉得成为“偶尔为之”的诗人，总比“什么样的诗人都不是”要好些。

最能体现这一特色的是1983年的《火》。这本书汇集了短篇小说、诗歌和散文等各类文体，在卡佛的创作生涯中十分独特。

《火》出版前一年，卡佛与发妻玛丽安离婚，随后结识了苔丝·加拉格尔，在卡佛人生的最后一个月，两人办理了结婚手续。加拉格尔早年是有些名气的诗人和小说家，因此有论者以为，卡佛晚年的爱情颇有些“补偿心理”在起作用。无论如何，自从开谈第二场恋爱，卡佛的创作和生活确实走了上坡路。加拉格尔作为遗孀也是合格的。她把后半生尽皆投入到整理卡佛遗稿、推介卡佛其人其书中。《我们所有人：雷蒙德·卡佛诗全集》就由她编纂。

读过诗全集我们发现，卡佛一生写了300多首诗，其中约200首写于1983年10月到1985年8月间。同期，他的小说产量减少。

“如果说卡佛的小说既是写给读者的，也是为自己写的，那么，他的诗就完全是为自己写的。”舒丹丹说。卡佛本质上是诗人，晚年，他明显地更遵循内心感受，诗歌创作遂达到了高峰。“可以说卡佛从诗歌开始，到诗歌结束。”

## 译者 卡佛的暖色调

■文 | 唐骋华

舒丹丹初次接触卡佛的诗歌在2007年底，感到耳目一新。“西方传统诗歌偏重于智性、理性，卡佛则写得轻松，却又能让人怦然心动。”她随即翻译了9首诗歌，连同译介的一篇小文《卡佛：简约的温情》，于2008年3月发表于《星星诗刊》。

卡佛也写诗！这引起了中国“卡佛迷”的强烈兴趣。舒丹丹本人也为之痴迷，在译林出版社买下版权后，她花了两年多时间翻译了诗全集。

和小说相似，卡佛的诗歌亦属于简约派，受美国大诗人卡洛斯·威廉斯影响甚深。他多从日常生活的事物入手，散步、大甩卖、铁匠铺、无线电波皆可入诗，并运用“美国式口语”写得回味无穷。“早期还能看到他学习各流派的痕迹，到后期，他的诗已经浑然天成，像水流那般自然顺畅。”因为采取现实主义立场，卡佛的诗朴实、真诚，《破产》《钱》等作品，就反映出他曾经的穷困潦倒，那感觉，与他笔下的小人物是相通的。

不过卡佛的诗和小说还是有明显的区

别。“他的小说冷静、简约、酷，诗歌却呈暖色调。”舒丹丹说。卡佛的诗常常以结尾取胜：在铺陈了一大堆看似无关紧要的细节后，总能及时点睛，使一首有沦为平庸之作危险的诗瞬间翻转成佳作。

这尤其打动身为译者的舒丹丹，“他经历过那么多困苦挫折，在诗里坦露如何在悲凉无奈的生活面前挣扎，与此同时，他没有任何怨言，甚至还带着些感恩去捕捉生存的安慰和内心的光亮。”舒丹丹将之归结为“人格魅力”，而卡佛诗歌的魅力，正源于此。

当然，这对翻译构成了挑战。卡佛行文素以简约著称，所以字句上问题不大，真正难把握的是“语调和气息”。“卡佛创造了一种奇妙的语调，柔软而克制、朴素而深邃，微妙地掌握着语言的尺度与抒情的适度。”对此，舒丹丹用“雾”来形容，并将主要精力花费在把“雾”从英文语境搬到中文语境。“两种文本的转换过程中难免会丢失一些东西，但最能辨识出一名伟大诗人的语调和气息，我想还原出来了。”



雷蒙德·卡佛  
(RAMOND CARVER)

在50年的人生里，卡佛写下了300多首诗，不算多，精品却不少。卡佛逝世后，其遗孀编辑了这套《我们所有人：卡佛诗全集》，向我们展示了一位伟大小说家更隐秘更丰富的“另一面”。



《我们所有人：卡佛诗全集》

原名：All of Us  
作者：雷蒙德·卡佛  
译者：舒丹丹  
出版社：译林出版社  
出版年：2013-6

## 涌流

雷蒙德·卡佛

这些鱼没有眼睛，  
这些在梦中向我游来的银色的鱼，  
撒播着鱼卵和鱼精  
在我头脑的凹槽里。

有一条鱼游过来了——

笨重，伤痕累累，和其他鱼一样沉默，  
只是顶着逆流而上。

合上它黑色的嘴  
逆流而上，合上又张开，  
抵抗着潮水。

## “待在里面，保持平静”

■文 | 顾文豪

卡佛最擅长的就是完全浸入现实，从世界上摄入尽可能多的事物，而不是退入内心，与渺远的感觉作亲密接触。换言之，卡佛首先承认我们并不能逃离这个世界，同时他深知我们更不能因此深陷其中。因此，诗歌可贵的功能，并非“隔离”，而是“净化”，从不快乐的现实生活中发现、营造乃至存续那可能的、微乎其微的美。

如《蜘蛛网》一诗，“几分钟前，我走到屋外的/露台上。从那里我可以看见和听见海水，以及这些年发生在我身上的一切。闷热而宁静。潮水退了。没有鸟歌唱。当我靠着栅栏/一只蜘蛛网触到了我的前额。它缠进我头发里了。没有人能责备我转身/走进屋子。没有风。大海/死一样沉寂。我把蜘蛛网挂在灯罩上。当我的呼吸碰到它，我望着它不时地/颤动。一条精美的线。错综复杂。不久之后，不等人们发现，我就会从这里

消失。”在惹人厌乃至不必顾虑就很可能挥手拂去的蜘蛛网中，发现“一条精美的线”，观察着那因为我的呼吸而发生的不时“颤动”，联想到那“不久之后”的不为人察觉的“消失”，一种虚空的静谧和神奇悄然击中了我们。

是的，比起那些动辄要动用全部精力和理解力来阅读的现代诗，卡佛的诗一如其小说，简洁、精准、有力，但这并不意味着他的诗清浅无味。相反他以小说家的敏锐观察力为我们重现了一瞬之间的荒诞剧情，现实情节的幽微曲折，包括我们总是羞于承认的内心。尼采的追随者总会想起安提亚斯的神话，他在接触大地的时候更新了自己的力量。我想，这也许就是卡佛和其他人的不同，在他人被生活吞噬时，他却找到了“更新自己”的方法，一如他《笔》里的句子，“黑暗汇聚在枝丫间。待在里面。保持平静。”